

毋忘 44

常任俠

中華民國廿四年參月廿二日收到

會 筆 星 士



帅 忘 毋

五 三 九 一

此書紀念 Yellow Rose

當括乃其身軀，復奔騰着匈牙利民族之血液，其聲音則是作金石響之山洪，厚土燦黃之蒲公英，及鷓鴣，中朱睦之白，是他所珍愛的，然而他更愛穿雲漢奏之聲，與去穢越繁，外平沙的驕騰。是聖女，女族指端，曾一次擦過他底心上，他不流淚的人，從此將永遠流淚了。

汪銘竹



其三十五
任侯之
一九五〇年

目錄

Forget-me-nots

吳淞

低訴

西風歌

太湖

秋晨

風雨中同無我登焦山

春曉之歌

千代子的憂鬱



『愛之夢』

病榻小曲

朝山人

雨後小曲

冥想

濱廼家的少女

普陀之夜

普陀晨歌

普陀夜歌・一

普陀夜歌・二

相見歡

蝸牛

豐子的素描

湖上

速寫・一女人

速寫・二男人

私印

秋天

輓歌

秋天的園子

Forget-me-nots

自一九三二七月至一九三四十月所作詩三十首

Forget-me-nots

The Sweet "Forget-me-nots"
That Grow For happy lovers.

——Tennyson

在石欄上用朝露寫下的誓語，
是容易被晨曦踏滅的。

但欄畔的小花又如約的開了，
這天藍色的 Forget-me-nots。

誰都久已就已就忘懷了，
像湖上的白霧被晨風吹去。
但永遠在張着懸望的眼睛的，
還有這五月裏的 Forget-me-nots。

吳淞

這泱泱的大海，
這蒼蒼的雲樹，
這一排殘壞的巨炮，
正像那些負傷的巨蟒，

僵的直的岑寂的橫臥着，
向着遙遙的天宇，
張開牠殘缺的大口。
雖然吼聲已經停止了，
喘息已經斷絕了，
尙彷彿懷着鬱勃的憤怒。

我徘徊於此殘墟廢堡之間，
海風吹起我的衣襟，
我擁抱這些大砲，
搖撼而且親吻，

而且噓唏泣下。

一具鋼鐵的巨大的戰骨，

已經沒有絲毫的微溫。

我盡力的搖撼與熱烈的親吻，

而且噓唏泣下，

海風吹起我的衣襟。

我回頭看大海：

海濤噴着白沫向天捲，

茫茫的無盡的挾着怒吼的聲音。

我向天末遙望，

天的盡頭仍是一排一排的，
爭着向前進的巨浪，
像拚命的狂奔。

我爲這些海波所吞噬，
所振撼，所興奮；
海風吹起我的衣襟。

我抱起一顆沉重的殘餘的砲彈，
用力的向着天高舉，
向着海水擲，
許多驚異的眸子向着我望，

我只回答一些寂寞與抑鬱的嘆息。

這些砲彈不再發出巨大的聲響，

只沉臥於亂石與泥沙之下，

我寂寞而嘆息而下淚，

望着都市的煙，村落與田野，海與雲，

海風弱，海風吹起我的衣襟。

一九三二年七月，十一日。

低訴

我是不怕黑暗的！

任貓頭鷹在冷笑，
任荊棘生滿了道路，
柔絲，只要你不忘記我，
我可以燃着火炬去尋你。

我是不怕風雨的！
任雷在天上怒吼，
任狂飈在四周旋轉，
柔絲，只要你不忘記我，
我可以不避艱險去尋你。

我是不怕仇視的！

任誰投我以凶毒的怒眼，
任誰擬我以銳利的短劍，
柔絲，只要你不忘記我，
我可以仗着勇敢去尋你。

我是怕你淡漠的！

我一次兩次去叩你關閉的心扉，
在夢裏我會瞻望你的容徽，
柔絲，只要你不忘記我，
我會捧着熱情去尋你。

一九三二年秋作

西風歌

野蘿英，我大聲的喊你，
我向西風唱一首極冷極冷的歌，
野蘿英，你聽見麼！

野蘿英，昨夜你來，你到我的房內，
爲甚麼不理我？
爲甚麼離開我？

我擁抱你，爲甚麼拒絕我？

你生誰的氣嗎？

你生我的氣嗎？

你是向誰發洩呢？

你是向我報復呢？

野蘿英，我醒來，你不見了！

野蘿英，我真怕臨到夜，

夜裏像有鬼，

或許就在屋的暗側裏，

或許就在我的床下，

睜着眼，向我窺視。

我伸頭看月子，

月子被烏雲遮住，

又是一個不祥的凶兆，

我恨不得一口氣把烏雲吹去，

讓她現出像你一樣的臉，

照着我靜靜的做夢，

也可照出我冰冷的心。

野蘿英，你可以變成個月子，

來照一照我的心嗎！

野蘿英，昨天我在林子裏，
聽一個怪鳥的叫聲，
我疑惑是一個妒婦向我毒罵，
是魔鬼在暗中指使的。
但是我定一定心，
我斷然的說——『我不怕』！
只要有你在，有你在我的左右，
魔鬼是敵不過佛菩薩的。
野蘿英，你不理我，
你離開我，你拒絕我，
雖然是夢我也耽心的，

野蘿英，這能說是魔鬼的力量嗎？

野蘿英，你曉得我是非常強健的：

「四騎士」經過的地方，（一）

我也從那裏經過，

讓這天魔踏踐多少人的生命，

蠅子囁嚅的，聚在死人的臉上，

但我能以挺着胸抵抗，

一毫也不被損害。

野蘿英，自從你離開我，

我却衰老許多了。

一切都像浸在憂悶的浪花裏，
這，你教我有甚麼方法去抵抗嗎？

野蘿英，在漆黑的夜裏，
我張開我的眸子，
夜像死一樣沉沉的。

我轉側而不寐，
用手在四周失望的摸索。

我聽一聽錢，

（這錢是你替我購買的，）

鉅在低語：『耐心着，耐心着，

總會來的，總會來的。』

野蘿英，像你一樣低語哩！

我拿起吻一吻，也算吻了你嗎？

野蘿英，早晨我起來，

我看小草都垂着眼淚；

但經溫煦的陽光撫慰着，

都漸漸的消失了。

陽光能使一切甦生，

陽光能使一切得到新的愉悅，

陽光吻我的長髮，

陽光照出我修偉的影子，
但我的心，却待另外一些光與熱，
來深深的撫慰的。

野蘿英，你也曾見小草垂着眼淚嗎！

野蘿英，我無聊時曾唱一首歌，

但我不敢寫在紙上，

怕火一樣的字句，

燒碎我的心，把我一切的靈感都焦灼的，

甚至在這旋律中，

把你也一齊火葬的。

但這極熱極熱的，
如今却凝成極冷極冷的，
凍阻在喉間了，
無聊時也不能再唱了！
野蘿英，你曉得我那一首歌曲嗎？

野蘿英，有時我真想：
真想尋求叩必德，（三）
拔去他的金箭，
因為一搖便一次心痛。
真想尋求愛普盧，（三）

重分我一些壯與美。

真想尋求愛柔圖，(四)

讓我盡情的歌唱。

真想尋求芭薩司，(五)

還給我的青春。

真想向鵬去借眼，

向獅子去借一顆心，

鼓垂天之翼，

翱翔於崑崙之極峯，

望大海而長嘯。

但我始終不能忘記你，

仍想問一問你的消息，
趁西風傳給你一些聲音。

野蘿英，我大聲的喊你，
我向西風唱一首極冷極冷的歌，
野蘿英，你聽見嗎？

一九三二年九月七日下午

註一：四騎士，見新約啓示錄。

註二：Cupid 司愛情之神，在希臘神話中爲 Aphrodite 之子，作小兒狀，生翼，手執弓。

註三：Apollo 希臘著名六男神之一，司光景音樂，爲青春壯健之象。

徵。

註四：Enrico 司戀愛詩歌。

註五：Bacchus 希臘神話中之酒神司青春之神。

太湖

我們早晨初來的太湖，
太湖是在朦朧的曉霧裏，
一路來那些工廠矗立的煙囪，
那些搖船女人款乃的聲音，
那些肩負重載的男子辛苦的杭育，

那些閒散的捧雀籠者，
那些蹲在河邊吸煙的小經紀人，
那些在小盆中摘菱的女孩子，
那梁溪兩岸的青翠的林木，
都蒙在輕的薄的浮動的白幕裏。
直到這浩淼無際的一片水波，
也像憂鬱的伸開她全部的肢體，
向着天懶懶的靜睡。

我們午後歸去的太湖，
太湖是在閃耀的陽光裏。

浪花推進着浪花，
向着岩石不停的衝擊。
想將這險峙的古老的山，
使其沒落於極深的潭底。
這努力者一年一年的不停，
一年一年的前進，
以其力化爲白沫而終不頓挫，
終不灰喪，終不顧惜。
但顯然的最後的勝利，
是屬於這浩浩的水波的。
不見這許多堅固的巨大的岩石，

已經被碎爲細小無稜的小片了。
茫茫的一片閃動着榮耀的金光，
太陽與以熱，風更加以力，
來鼓動這波浪的勇氣。
我獨立於蒼茫之危崖，
向西風而長嘯。
我濯足於其下，
浪花噴薄於足趾之間。
我向着無盡的金光，
張大我的眼睛，伸開我的手臂，
大聲的向着遠遠的羣山喊叫，

這帆影，西方的帆影是向前進着，
直入於蒼茫的天際。

一九三二，十月十六日下午

秋 晨

在橋下寂寞的寒波上，
一片落葉是越飄越遠了，
靜靜的遊子的心之幻影嘯！

秋是落在一羣白鴿的翅膀上，

一串銀笛的聲音已沒入於晨霧中，
帶回來的是遠天之蔚藍嗎？

螳螂無聊的舉起僵硬的肢體，
牽牛花也勉強張大蔚藍的眼睛，
秋之初日緩緩的爬上欄干了。

秋千的索子像兩條顫動的小蛇，
影子落在憔悴的柳枝上，
影子又轉過紫丁香的花砌。

牆角雞埕中的一隻黑羽的雞，
伸頭啄一啄野菊的葉子，
又靜靜的縮頭蹲下。

微微的幾片雲都是灰淡的，
緩緩的飄來又緩緩的飄去，
是晨霧織成的秋之迷惘嗎？

一九三二年秋天作

風雨中同無我遊焦山

讓我們來叱起西風，
重振撼起浩浩的江濤！
我不歡喜平淡溫柔，
與那些萎靡的纖巧，
我愛的是一種力的奔騰旋轉，
再加上凶猛的粗獷的喊叫。
我要江水吼出幾千年的憤怒，
並高唱出一萬丈鬱勃的牢騷。
要腳底下陡起一陣殷雷，
要眼前展開一片青色的洪笑。
要那些怪崖的老樹起一次戰慄，

要古殿裏的鐵馬，在簷上，
打一通紛亂悼急的警號。

我愛看怒濤衝擊的山石，
在風雨中孤立的不屈的兀傲。

在水邊佈滿着散亂的石子，
長的，方的，圓滑的，白的，青黑的，
一齊都送給蒼龍做餵養的食料。

讓巨浪噴濺上滿身水花，
讓水鳥在頭上淒厲的飛繞。

無我，你來，讓我們在風雨中，
同放開喉嚨來大聲的狂嘯。

春曦之歌

一九三三，春假作。

春曦啊，你光與熱之給予者，
我將無時不在歌頌你。

當春曦躍出於東海之波濤時：
光芒射在遠引的羣帆上，
射在太空乳色的雲流上，
射在海灘茫茫的白沫上，

射在紫色與白色的小貝上，
射在飛出於水面的文魚上，
如一金盤，照諸物以燦耀的金光。

當春曦上升於莽林之樹頭時：
光芒射在孔雀的翠尾上，
射在各種鳴禽閃耀的羽翼上，
射在野鹿杈杈的雙角上，
射在虎豹斑駁的花紋上，
射在萬綠森森的枝柯上，
如一熔爐，浴諸物以溫煦的煖陽。

當春曦下臨於宇宙之萬類時：

光芒射在高聳的建築上，

射在急馳的隆隆的機車上，

射在勞動者赤露的肌膚上，

射在嘶着氣的一羣怒馬上，

射在前進的戰士的銅盔上，

如一鐵鞭，策諸物以強力的緊張。

當春曦迴顧於西方之巖阿時：

光芒射在緩歸的牛背上，

射在磨房轉動的風車上，
射在巉巖遠村的鳥巢上，
射在汲水的少女的柔髮上，
射在禮拜堂的窗沿台階上。
如一慈母，賜諸物以煦愉的和祥。

春曦啊，你光與熱之給予者，
我將無時不在歌頌你。

一九三三年春

千代子的憂鬱

千代子，你是趁東風吹來的？

你的裙幅飄動着，

像五色雲那樣美麗。

你靜坐傘下，聖潔而端淑，

你微笑像初春的花，

散發百合一樣的香氣。

你浸在蔚藍的海水裏，

浮起你細白的肢體，

小魚在成羣的圍繞你。

你豐圓的乳房，像小鹿的頭，

在浴衣下面像花蕾樣隆起。

千代子，我不能形容出你的美麗，

但我不能獻出我的靈魂來愛你！

恕我吧，我是來尋野羅英的。

千代子，不要在你的眼睛裏顯出憂鬱，

你憂鬱會引起我加倍的憂鬱。

你看浪花擁抱着浪花，

白沫已經奔到你的足底。

你吃這顆蘋果，這白的水蜜桃，
解一解疲勞這一杯酒你全飲去。

我講一個海神的故事你聽，

海神的女兒在深夜會吹銀笛。

你看這幾個小孩子正駕着小舟……

千代子，你不要老是這樣不語！

這細沙多溫軟，讓我們仰着天睡，

不怕大的浪將我們都捲去。

千代子，在海底也好，在世上也好，

年輕的千代子，我求你不要再憂鬱。

一九三三，七，二五在青島海濱

「愛之夢」

寒夜聽 Melle T. T. Chou 獨奏

F. Liszt 名曲 Love Dream 作此。

寒夜之琴聲裏洩出蜜一樣的氣息，
一條幻想之河流流出無盡的神祕。

其初一些低低的辨不清的節奏，
如晚風飄來之嚶語在春夜裏溜。

如初綠之草坪上走過輕微的腳步，
如五月野薔薇的香在星光中細吐。

如靜靜的荷塘初飄出幽靈樣的螢燈，
如新生的魚子在偷唸水上之青萍。

如張着手在森林畔低低晚禱，
如希求與疑問，如歡喜中滲入苦惱。

其次一串宏壯與奔放的旋律，

如走上火山口躍下斷崖之邊際。

如一紅袍之武士追逐一隻迅鹿，
如一陣大颶風吹翻千年之古屋。

如神巫焚起使人醉迷之麝香，
如盛夏之暴雲吞去晴朗的天堂。

如千支銀燈下一陣豪醉的洪笑，
如伸開雄健的雙臂在狂吻與擁抱。

其後一些幽抑的嘆息般的音符，
如踽踽獨語在歸路上踟躕。

如迷茫之晨霧裏緩飛的海鷗，
如小河低唱出長逝之哀愁。

如鬆弛的銀弓不再射出金箭，
如晚春的酴醾飄下零亂之花片。

如凌晨之轉側袞角上未盡的餘溫，
如擊碎之孤舟在荒港中沉淪。

一條幻想的河流在心上流過，
不信久涸的死水會再興起微波。

一九三四，一月十六日夜。

病榻小曲

告訴低飛的小白蝶：

請不要挨着我夢的邊緣！

我在看一片蔚藍的大海，

遠遠飄過一隻白色小帆。

告訴低飛的小白蝶：

請不要飛入我迷離的夢境！

我正徘徊於茂樹的濃蔭，

上面攀繞紫色花穗的青藤。

告訴低飛的小白蝶：

請不要偷聽我的嘆語！

我正向東風低低祈求，

讓軟軟的白雲墊入我身底。

告訴低飛的小白蝶：

你猜我的夢從那裏經過！

我走過紫色地丁花的小徑，

聽過溪邊布穀鳥的短歌。

一九三四，二，十一日晨在中央醫院二四六號

朝山人

朝山人的心是虔誠單純的，

爲了去迎受初出的晨曦，

在濕氣的濛霧中，穿過彎曲的

一帶濃綠高槐的林蔭。

受過傷痛裂開的足趾上，
曾遍塗貴價的香膏。

雖磽磴的山石每予以惡意的阻止，
而春鳥却獻我以清婉的頌歌。

像一串串瓊玉的瓔旒，
槐枝上滿綴着白色的花穗。
一個初醒的靜靜的湖面，
在山城下含着殘餘的睡意。

晨曦初跨上蜷伏的小丘了，
朝山人的心是掬着虔敬來迎受的。

雨後小曲

聽林子中布穀布穀的聲音，
引起提着小籃拾菌子的回憶，
一顆心飄浮於遼遠的天宇。

行潦曲折流下淺淺的草坡，
如濁黃的橙汁散發出泥土的香氣；

野蜂在吮吸十字花蕊上的殘滴。

東方一條兩端下垂的虹彩，
據古老的傳說是一匹下飲的神驢，
我猜是一束幻想的腰帶繫住天女。

向西北匆匆遠去的浮雲，
帶去濃味的雨後的濕意，
也帶去我風前寂寞的獨語。

一九三四年夏

冥想

冥想如一尋蜜的黃蜂，
低飛穿過幽深的林樾。
在風尾樹與欒栢的葉縫中，
偷窺一對獷悍的野生男女，
在無忌的做出狂歡的姿態。
張開大口渴飲椰果的汁漿，
強固的皮膚閃着漆一樣的光澤。
一串狼齒的項圈算做永念的信物，

一句誓語可以嚙去一隻粗指。

在森綠的天宇下狂舞而且猛叫，

驚動獅虎與繞樹的蟒蛇。

冥想亦曾飛翔於洶湧的洋面，

怒濤向天捲海水伸出一萬條長舌。

颶風使用暴力去曳引，一羣海盜的

奇異的黑色帆檣的船舶。

在巨大的礁石上一聲暴烈的怪響，

淒厲的海鷹從天的那一方掠來。

白沫躍起同黑雲作最後的搏鬥，

一聲大的嘆息將一切都吞滅。

冥想亦曾低徊於平沙的荒漠，
在駝鈴的聲中踏遍銀樣的月色。
隨着吉卜西人的幃幕而遷徙，
在熊熊的火堆旁照出流浪人的喜悅。
冥想亦曾躑躅於落日的平原，
看團團的遠樹沒入蒼然的暝色。
一支牧笛吹出幾千年的哀怨，
在星光下傾聽祖先以來的傳說。
冥想如尋蜜的黃蜂飛去又飛回，
將豐富的採集收藏於神祕的巢穴。

濱迺家的少女

濱迺家的少女是憂鬱的，
從海之東飄泊到海之西，
低垂的是懷鄉的眼睛！

生命一年年傾注於紅酒中，
而少女的顏色却退減了
像浮沫的輕夢原只可以一瞬哪！

聽慣的過客之信誓與笑語，
也會引起極度疲倦的，
當低奏的樂曲偏會踏出感傷的步調。

強躑躅於鬱金花下，
看臨過東海的月子又團圓了，
月子會記憶着這孤獨的影子的。

而滾迺家少女之憂鬱，
將成爲不治之症候，
海之東只不過是浮沫般的夢哪！

一九三四，七，二七在滬。

普陀之夜

夜，坐在海濱的岩石上，
看銀河微茫的羣星，
等待海東夜潮下的月子；
在寂靜中無邪的冥想，
使我遊心於 Antique 之幻境——
當月子初升出海底時：
賦與無邊柔波以橙黃的光。

而素色長衣之靜女，
於是停止 Lyre 之彈奏；
支頤默坐或側身小臥，
以聖潔的眼凝神而東望。
大海的吸呼織成靜的旋律，
天與海成爲無際的混茫，
一支鯨人的小歌或飄出於海上。

普陀晨歌

早晨我裸立在最高的岩石上，

一絲不掛的迎着朝曦；
向遠天大聲呼嘯，
狂肆無忌的張開肢體。
一萬疊海波向我朝拜，
一陣海風想把我舉起。
我抓住西去的白雲，
告訴山與海蒼天與大地，
請回答我：我的野羅英呢？
我的野羅英呢？

我用千步平沙作紙，

以縱橫五尺大的字跡，
寫成瘋狂的詩句。

讓朝陽鍍以耀眼的金光，
讓天風吹，讓海潮來沖洗。

海向我飢渴的擁抱，

一道白沫一聲失望的嘆息。

我獨立癡望着遠山，

虔誠的向萬靈致語——

請回答我：我的野羅英呢？

我的野羅英呢？

一九三四，八月一日普陀山中

普陀夜歌·一

夜深我歡喜在海濱摸索，
頭上有星子的光更不需燈火。

海在暗中呼吸，像酣睡，
一隻神祕的夢被浪花擊碎。

岸草中的蟲語在絮絮晚禱，
以無限的祈求能忘記渺小。

遠望小洛伽山一點靈燈，
微風飄來梵唄與清鐘。

路上朝山人像幽靈般走過，
信念再不容許疲倦與飢餓。

銀河畔馳過一匹流星，
露濕透襟裾海氣濛濛。

明天我要看靈海的早潮，

天，讓我睡，我約定起得絕早。

一九三四，八月，一日普陀山中

普陀夜歌·二

靜靜些吧海波！

我要睡眠在軟沙上，
聽蛟人的夜歌。

誰創造的這海這山，
小蟲也說他是主人，

低唱一整個秋天。

記得一片黑帆在黃昏裏走，
船這樣小天又這樣黑，
不知可曾到牠的盡頭。

夢中的海開出一朵蔚藍的大花，
醒來又是一天星子，
這裏是波西米人的家。

一九三四，八月，二日 普陀山中

相見歡

悵望於伊人渺遠之背影，
像每個足音下都飄出輕夢的樂律。
如一聖淨之曼陀羅花，
初探首於穀紋的波底。

不信在恆河沙粒的人羣中，
乃有此世界衆妙之匯集。
其聰明如一卷所羅門的歌，

一個字散發一滴熟葡萄的香氣。
其眼如星中之星，其嘴如朱色的漿果，
生成一切知慧與蜜源的產地。

其腰如百合花束，其髮如溪流，
其胸如盛滿果籃之豐腴。

如一白羽鴿向蔚藍的天宇飛，
留下一道虹的光，顯現的靈跡。

蝸 牛

以銀色的行跡！

走過莓苔斑駁之短籬。

雖如隆鍾老人之步履，

但以朝山人的心願，

終能達其遼遠之行旅。

亦曾在杲杲秋陽下，

得一華貴的休息。

向日葵如一黃羅大傘蓋，

牽牛花乃如紫衣之侍女，

中夜有亂蛩和諧的樂曲，

在微綠的螢燈下！

踞坐獨飲秋露之瓊液。

其平居如一中古騎士，

護以堅美的銀盔，

慎防無端之襲擊；

以其傲岸之懷抱，

在夕陽下獨行踽踽。

有時亦如一恬淡的隱士，

縮首於湫隘的小居。

曾聞古哲人之遺言：

其雙角常有蠻觸之暴舉。

在靜觀中有此慘酷之世界，
更何論人羣伏尸連千里。

一九三四，九月作。

豐子的素描

溪水給豐子的影子繪出來，
一對圓圓的懂話的大眼睛，
長長的黑睫毛，閃閃的。

當豐子低低的唱着小歌時，
而溪水在微笑着偷吻他的膝蓋呢，
在笑紋中繪出的長髮是蕩漾的。

小橋的穹窿印出一支青色的花環，
背後垂下的是飄動的薜荔，
水中的晚霞像是聖處女的圓光呢。

天真的癡望着蔚然深秀的遠景，
在豐子的眼中顯出會心的歡喜，

這情態只可去讓溪水描繪的。

一九三四，十月，十三日。

湖 上

是吧，應該說今夜只是一隻夢，
雖然我太愛這夢裏的歡情。

我輕輕打槳能讓湖水不作一點聲音，
也像以獅子的猛力壓制我不甯靖的心。

告訴天，我能懂得友情應有的距離，
月子也不須偷窺這裏並沒有祕密。

你說最愛舟傍之湖水一圈圈微笑，
我們的低語也只有她清楚的分曉。

我試你的手，冷，可以逼緊逼緊的坐，
讓你蕩槳，我睡，你唱搖籃的歌。

孩子，我靜靜的不動，你可別來惹我，
我合眼做夢，夢裏有春天的花朵。

給現在以及將來做爲美麗的裝飾，
縱未飲忘川之水我不嘆息於往日。

是吧，一支蘆笛能吹出我們的聲音，
一雙眼睛能看出我們的天真。

誰太聰明呢，誰都變成癡愚，
湖水再要笑嗎，我劃破你的臉皮。

孩子，讓我們記住這夢，這聖淨的友情，

同天，同湖水，同山，同月子，一樣永恆。

一九三四，十月，十八日夜。

速寫·一女人

雖是一條柳絲也會引起不甯的躊躇，
棄置於道側吧，將勿被途人無情之踐過。

終於忍情之割捨是我難以自恕的過失，
正當再要拈起時，已經鑄成莫挽之大錯。

如預測的凶兆，俄頃便實現於他人之足底，
我將重理殘枝呢，何忍再看狼藉之靜臥。

蹣跚的身影後追隨黃昏之暝色，
痛苦嗎，我靈魂上將如柳絲繼續遭受之災禍。

速寫・二男人

觀彼炯炯的火紅之眼中，
男子粗獷的暴力似乎將要突發了。
而漸歸於冷靜如散去之角技場，

可知理智與熱情有劇烈之鬥搏。

在血管中原有赤戀之洪濤奔流，
乃宛轉呻吟於殘酷的桎梏下。

靈魂如一苦行的清教徒，
穆坐而望禮拜堂鐵窗之緊閉。

一九三四，十月十九日。

私 印

衆神之神爲我造出一顆私印，

其上有一千條玄色怒龍之紐結。

以嵎崙山巔肉潤之白玉，
削成不規則的長方的形體。

有閃閃耀眼的不可逼視之金星，
同赤血色的細絲的紋線。

以火齊和丹砂鍊就不變之印色，
中間像傾吐着灼人之火焰。

這印將鈴在一張絨樣的玉紙上，
做爲神聖同盟永久之證記。

一九三四，十月，二十六日在蘇州。

秋 天

秋原枯黃如貧婦之衰顏，
白的葦花搖曳於荒塚上。

我背夕陽默然而獨坐，
聽草叢中病蛩之低訴。

短碣的陰影被漸漸拉長，
古道之鈴語隨西風而潛至。

踽踽的一步步踏入黃昏，
尋不見昔時愛者之足跡。

一九三四，十月二十八日在蘇州。

輓歌

在廬山聞小嘉死寫此組念

你是在荔枝樹下生長的，
有林檎味之口唇，
能歌海南鯨人之夜曲。

而你却終日跳躍於烈焰中，
伸臂向人海之波濤，
撒下火一樣的字句。

健爽如一隊馬賽歌之先導者，
誰信熱帶風吹熟的果實，
乃不畏西伯利亞之流徙。

在太陽下生長又在太陽下死滅了，
我將挹瀑布之洪音爲你譜一曲葬歌，
獻匡山之白雲與永逝的伴侶。

改寫一九三一年夏舊作，一九三四年冬。

秋天的園子

在秋天常常想起我手植的園子，
如常常想起不能見的野羅英一樣。

秋天的園子中，種着：
金黃色和柳條青的甜瓜，
種着滿身細霜的大冬瓜，
種着蒼白色的筍瓜，
和翠綠色的長葫瓜，
種着酒色臉皮的熟南瓜；
在瓜蔓的中間，有野生的
紫黑色的天蓬子，
金鈴樣的馬勃子，
牛蒡子和狗尾菜。
野蘿英，各種瓜的豐富的香氣，

是混合爲像你一樣的香氣哩！

秋天的園籬上，攀着
綠色密葉的扁豆蔓，
開滿紫色和白色的花穗，
攀着黃花的細絲瓜，
和白花的孕着多子的葫蘆。
整天的有嗡嗡的蜜蜂，
細腰蜂和大形的土蜂，
黑翅的金花蝶，小白蝶，
和黃蝶，來吸取花蜜。

野蘿英，由這些蟲子的愉快，
可以想起我們過去的愉快哩。

在秋天園子的一隅，
種着紫色和白色的茄子，
種着黃色的向日葵，
有着白牙或花條長牙的。
種着黃葉菜和紫色的甘蔗。
種着細條的嫩江豆。
種着寶石子一樣的包穀。
種着黃花的金針菜。

種着紫蘇，小芸香和荊芥。
種着紅色的辣椒和胡葱。
種着青蒜和細葉的小茴香。
野羅英，在茴香的嫩枝上，
是常有着一雙黃色小角的
你所怕的蝴蝶的幼蟲哩。

秋天的園子是養着音樂隊的：
在星露下初飄出螢燈，
於是樂隊將徹夜演奏不息。
蟋蟀是清越的高音，

飛琴沙沙的則是次中音，
紡車娘如拉起大手風琴，
油咕嚕搖起一串銀鈴子，
而金鐘子彷彿彈的是小曼德琳，
蚯蚓則間雜以清遠的長笛。

以複雜的樂律成爲一套
自然的無譜的月光曲。

野蘿英，你聽着將會默然而神往，
記出一個聖淨的樂譜哩。

爲了不可見的野蘿英的緣故，

恐怕故鄉的園子在秋天也荒蕪了哪！

一九三四，九月二十日。

Forget-me-nots

耶穌基督正在醫治我心中

所生長的毋忘我草的氣息。

——V. V. Mayakovsky

道旁的 Forget-me-nots 自己又開了，

野羅英，在你的記憶中，

還存留着舊時的影子嗎？

野蘿英，你歡喜櫻草，
你歡喜白白的小雛菊，
你歡喜紫雲香

地丁花同黃色的蒲公英，

我一個人曾走進淒寂的巖谷，
採集來編成一隻花冠。

野蘿英，你知道這花冠的枯萎嗎？

野蘿英，你歡喜早晨的百靈鳥，
你歡喜夜間知更雀的鳴叫，

你歡喜新晴後的斑鳩，

在林中布穀布穀的聲音。

你歡喜學飛的乳燕，

同麥隴中雉鷄的文采。

野羅英，有些季候鳥是已經回來了，
你讓我知道你在甚麼地方嗎？

野羅英，你或許記得：

我們在春天的草原上，看那些

牛羣同羊羣散漫的吃草，

聽落日中悠揚的牧笛，

一隻雲雀從天上飛過。

野蘿英，如今我看見

牛羣中的母牛已經生出小牛了，
你的春天也會隨着時光流去嗎？

野蘿英，當最後的慘別：

你折一枝Forget-me-nots，

綴在我的衣襟上；

你泫然的淚痕，

印在我的記憶上。

如今兩個春天的東風，

吹不去大海西邊的悵惘。

野蘿英，你還記得那些誓語嗎？

道旁的Forget-me-nots自己又開了，

野蘿英，在你的記憶中，

還存留着舊時的影子嗎？

一九三四，五月作。

內政部登記證警字〇〇〇三〇〇

土星筆會叢書之一

毋忘艸

寫作人：常任俠

裝幀人：紀蒲溪

南京鷄鵝巷

發行人：土星筆會

五十九號

南京太平路

發行處：花牌樓書店

二三七號

一九三五二月初版

每冊售銀五角

寄贈

——五〇精裝紀念本

五——五〇〇平裝發賣本

99 A

82

902222

(3)